

住居新疆丛书

刘亮程 主编

九篇雪

李娟 著



► 新疆人民出版社

雪 篇 九

李 娟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篇雪/李娟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9

(住居新疆丛书)

ISBN 7-228-07534-X

I. 九...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3392 号

九 篇 雪

李 娟 著

出 版: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印 刷: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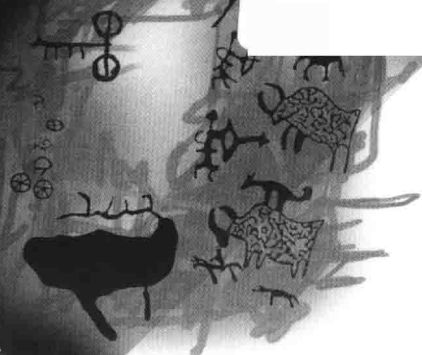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5.75

字 数:140 千

印 数:1—5 000 册

ISBN 7-228-07534-X/I·2666 定价:15.00 元



刘亮程 主编

住居者的声音

刘亮程

介绍几位新疆作家和他们的书。

叶尔克西是位哈萨克族青年女作家，多年来一直用汉语写作。也兼带翻译一些哈萨克作家的小说。她的童年有一段完整的牧民家庭生活经历，这笔无价财富直到她的散文集《永生羊》才被活生生地挖掘出来。之前她写过一些小说，一些与汉文化有关的散文。她似乎想做一名哈、汉文化交流的使者。她所从事的工作（原《民族作家》编辑），便是把各少数民族的翻译作品介绍给汉语读者。可惜这么多年，很少有少数民族作家在汉语世界中真正站住脚。倒是一些汉语作家靠写少数民族题材不断制造一时轰动。

叶尔克西的这些散文，几乎全部写她童年生活的经历。这个少小离开毡房牧场的哈萨克牧羊女，在外面世界转了一大圈又终于回到她的出生地——北塔山牧场。她回得那么彻底，完全忘掉了城市、忘掉了她的汉文化熏陶，甚至忘掉了时光，一下就回到了生活的最根本处。

这个世界的最真实部分，或许永远需要一双孩子的眼睛去看见并牢牢记忆。叶尔克西通过她那双牧羊女的早年眼光看见的，竟是一个我们迄今仍不能熟知与认识的生存世界。她写的

序
言





那只有灵性的羊、写两条狗的恋爱、写牧场、写哈萨克人的跟我们的生活与死亡……我得承认，读过叶尔克西这些散文后，我才知道自己一点不了解哈萨克人。尽管我生活在新疆，知道一些简单的哈萨克风俗，在他们的毡房里喝过奶茶和酒，听他们唱歌，但我对他们的心灵一无所知。我认为叶尔克西的《永生羊》为汉语文学展示了一个奇异陌生的生活与精神世界。

李娟至今仍在遥远的阿勒泰山区，跟着母亲做裁缝、卖小百货。母女俩常年随着游牧的哈萨克牧民做小买卖谋生。她的这些文章，全是背着母亲偷偷写出来的。她不想让母亲知道她在用文学把她们的生活写给别人。她更不愿周围的人知道她在写东西。“一旦他们知道了，就会把我看成跟他们不一样的人，我就再不能贴近他们。”李娟说。

李娟一心想让自己成为一个跟那些牧民们一样生活的人。可是，她的这种生活与写作，已经使她与中国的大多数作家截然不同。

第一次见到李娟是在三年前，那时她才十七八岁，拿着一篇散文到编辑部投稿。是写山里的树。我觉得非常好，就给同事看。同事看了怀疑是否抄的。这么小的姑娘，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太不可思议。我却坚信不是抄的。我们的文学中有这样鲜活的文字供她抄袭吗？她找谁抄去。这种文字只能靠野生出来。

后来李娟的散文一篇篇从阿勒泰山区寄来，大多写在一些不规则的纸片上，字也细小拥挤，但并不妨碍文字的耀眼光芒。我能为读到这样的散文感到幸福。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已经很难写出这种东西了。那些会文章的人，几乎用全部的人生去做文章了，不大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而潜心生活，深有感悟的人们又不会或不屑于文字。文学就这样一百年一百年地，与真

实背道而驰。只有像李娟这样不是作家的山野女孩，做着裁缝、卖着小百货，怀着对生存本能的感激与新奇，一个人面对整个的山野草原，写出自己不一样的天才般的鲜活文字。

李娟虽年仅21岁，但她的《九篇雪》，我认为是可以经久阅读的散文。

李广智在新疆从军戍边几十年，足迹踏及天山、昆仑山、阿勒泰山，到过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经历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事。他的《雪山、雪人、雪狼》中那些野怪故事，是真正新疆的、引人入胜的“魔幻现实”。

广智去年有一部写楼兰之谜的长篇小说畅销全国。其人涉猎广博、著述颇丰。但我仍喜欢他的精怪小东西。这些近乎神话、传奇的荒野故事，或话更接近新疆人的生存现实。

刘学杰一直生活在喀什。他对喀什的理解与认识一半来源于史料，一半源于他多年的生活积累。他对这座名震中外的古城有自己的欣赏与看法。

在新疆，有好几种文字在述说我们生活的这块地方。有些事情常常说不清楚。有些事情不能说。汉语和维语、哈语、蒙语……保持着表面的交流和深层的隔阂与陌生。在这样一个多民族不同宗教的生存环境中，我们需要一颗博大真诚的心灵来相互勾通。文学能够让不同种族、宗教的人们在一滴水、一棵草、一粒土中找到共同的感情。我们需要做的正是这些最微小的大事，在对同一缕阳光的热爱中达成理解与共识。在大风和无需翻译的花香鸟语中，敞开我们一样坦诚的心灵。

刘学杰《难解喀什》，是一个“老喀什人”对自己城市的思考与讲述。对于喀什，肯定还会有许多本书去讲述它，许多的人会





发出自己不一样的声音。也许这便是喀什的“难解”魅力。

王族当兵十余年时间，军人和专业作家的双重职业非常融洽地汇于一身。这几年，王族出手很快，已有好几本散文集问世。其中写西域历史人文的一些散文，已显出大散文气象。

这本《动物精神》是以西部动物为描述对象，王族对动物的生存世界有超乎常人的怜悯与认识。文章多以细节见长，在新疆这块独特的地域中，许多东西就是由细节体现出来的，王族似乎对细节情有独钟，通过对个体场景的实录，为读者提供了更具神话特征的精神参阅。王族笔下的动物是完全西部化和诗化的，这些散文写了许多动物的精神世界，有一种打开心灵，接受现实，与生活进行真正对话的痕迹。动物有时候像人，所以，动物也是有人性的。而人有时候也像动物，人身上具有真实的，不可改变的“兽性”。人和动物能沟通，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人性”和“兽性”原本就是一种东西。这些有关动物的散文是王族不经意间写出的精品，也许比他的其他文字更接近我们。

对新疆，人们真正知道多少，除了那些明摆在大地上的高山、大漠、戈壁，那些记载于文史中的事件、人物，那几曲唱“新疆好”的民族歌，还有那些有关新疆的走马观花式的浅表文字。新疆的真实一向被这些外在的东西所遮蔽。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是一个被看见最多的时代，无数架照相机、摄像机在拍摄，无数支笔在写，无数本书在记载，无数的媒体在传播，无数的人们在看——而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无知，恰恰在这无数的“看见”里。

现在，新疆已成为各种媒体关注的热点。有关新疆的书，可以堆成一座荒山了。可是新疆依旧是一块没被说出的土地。

人们看见它的大山、戈壁，谁说出过它的一粒沙、一叶草木？太阳荒照千年谁说出它的一缕阳光了？雪落了多少个冬天我们却说不出它的寒冷。

一个地方可以被传说、神话，可以被宣扬、炒作，被一系列数字图表展示概括，然而，文字与媒体的喧哗并不能替代生存本身的沉默。

我相信土地会像长出麦子和苞谷一样长出自己的言说者。关于新疆，我们或许有必要与耐心听听这些本土作家的声音。他们首先是这块远土上的住居者，在新疆生活几十年，几代、几十代人，却从不敢轻易地说出它。对于自己的生存地，他们有着不可言说的珍爱与怜惜。他们不易被人看见的一些文字所呈现的，是这块被猎掠无数遍的西域大地上最可靠的生存真实。



目 录

绣满羊角图案的地方

交流	(1)
马桩子	(4)
小孩努尔楠	(7)
赶牛	(10)
在河边	(12)
妈妈知道的麻雀窝	(20)
绣满羊角图案的地方	(23)
魂断姑娘崖	(27)
来,吃抓肉	(30)
吃在山野	(34)
穿在山野	(42)
行在山野	(47)

目
录





住在山野	(54)
野踪偶遇	(61)

这样的生活

外婆在风中追逐草帽	(65)
落叶的街道	(68)
什么叫做零下 42 度	(70)
牛在冬天	(72)
花脸雀	(76)
富蕴县的树	(80)
房子破了	(82)
挑水	(85)
这样的生活	(87)
和鸟过冬	(88)
有关酒鬼的没有意义的记叙	(91)
冬天这样过去	(101)
补鞋能补出的幸福	(103)
像针尖	(107)
空手心	(114)

草野之羊

九篇雪	(119)
草野之羊	(128)
星空	(130)
森林	(132)
蝴蝶路	(135)
童年	(136)
青春五号	(142)

南戈壁	(144)
暴雨临城	(151)
孩子的手	(153)
故事	(163)
风雪一程	(166)
越过这片戈壁	(169)

目

录



绣满羊角图案的地方

交 流

让我苦恼的是无论我说什么都
无法让叶肯别克理解——

“啊，叶尔肯，你怎么在这儿？”

“啊，你好！你好！好好……”

“你也好！”

“是的，对对对！”

“你干什么去？”

“好！可以可以。”

“我现在到那边去一趟。”

“是的是的。”

“这几天怎么不去我家玩了？”

“好！可以！”

绣满羊角图案的地方





“我外婆这几天生病了。”

“对对对！是的！”

我耐着性子，比划着对他解释：

“外婆——就是那个老奶奶，躺在床上——胳膊，不能动，呃，这个——腿，也不能动——不吃饭，难受极了……”

“啊——那太好了！好得很嘛！”

我真想把手里拎着的包拍在他脸上。转念又一想，这也不能怪人家——他看我指手划脚，指天划地的，可能以为我在和他谈天气。

“那么，就再见吧。”

“再见！”——这次居然听懂了。我看他满脸阳光灿烂地转身离去时，似乎也大松了一口气。

只有我妈才能准确无误地和这人完成各种交流。这倒不是我妈的哈语有多好，只不过她更擅于想象而已。而叶肯别克则更喜欢去误打误撞。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根本不用再去陪上满脸诚恳的，“我能理解”的，好像“没别的什么问题”似的表情。那样我会笑话他。

有几天早上，几个维族老乡（收羊皮子的）围着我外婆露天的炉灶烤火取暖。我外婆正在做饭，他们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夸我外婆高寿、身体好，能干活等等。而我外婆一直到最后都在以为他们在向她讨米汤喝。我外婆呢，更有意思，偶尔说一句话出来，那些人马上一致叫好，纷纷表示赞同，还鼓起掌来——哪怕她在说：“稀饭怎么还不开？”……

我和我妈缩在帐篷里悄悄听着，笑得肚子痛。

当然，总是有些东西，即使表达不畅，还是易于被理解的。比如友谊，比如爱情。——小孩努儿楠只要静静瞅你一会儿，你就会身不由己地抓把糖给他；而小伙子们若老是赖在家里不

走,你则一定要发发脾气,尽管骂就是了,否则就会莫名其妙地“接受”了人家的爱情,糊里糊涂有了一大堆男朋友。

——对了,说起这个,倒让人想起其实不是每次与叶肯克的交流都是失败的。至少有一次就相互理解过。那一次我们在草场上相遇,他问我:“妈妈走了吗?”

我说是的。又说:“一个人真没意思啊。”

他马上来精神了:“那明天和我钓鱼去吧!”

我说:“好啊。”

鬼才去,先让他高兴高兴吧。

其实这个和我同龄的小伙子也挺不错的,只可惜他有老婆,而且下个月就要临盆了。

他满眼放光:“我们进山去!”

“好啊!”——想什么呢,把你美的。

“去摘那个草莓好不好?”

“行呀。”——你做梦。

“草莓可好吃了!”

“是吗?”

“可多了,可多了……”

“……”

“……从山上往下看。一个也没有;从下往上看,红红的一片。全藏在叶下面呢!……”

我望着他。草场向四面八方展开。那一刻居然有些恍惚迟疑了。我想起我妈有一次从山里回来给我摘过一大把草莓,并且也是那么说的,草莓红红的,真的很好吃。我至今一想到草莓,就会想到那片美丽的草场上美丽的谈话。我不知道是草莓让那个片刻那样透明美好,还是那些话语渲染了一颗草莓。

真的,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渴望过交流。





马桩子

讲一些马桩子的事，没别的意思。

我们才到沙依横布拉克那个地方时，生意极其惨淡。因为四年一度的阿肯弹唱会今年设在库委沟那边，人就全往那边跑了。这片夏牧场上的毡房少了两百多个，原先像珍珠一般撒遍山野，如今稀拉得让人看了心寒。

一起做生意的伙伴一家一家地搬走了，不久这片草甸上只剩下了我们和另外两三个帐篷。寂寞地面对着更寂寞的山谷。

我们实在没有能力搬家，我们雇不起车。没办法，生意太惨淡了，我们连搬家的钱还没赚出来，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走。那一段时间总是下雨，总是刮风，我们洗了搭在柴禾堆上的衣服总是会被吹到沼泽地里去。我们这个家很简单，因为我们总是想着离开，什么都是随便对付的，什么都在将就、凑合。

当最后一位关系密切的老乡也开始装车时，我们的衣服又一次被风吹走弄脏了。我妈气极，拿着斧头在柴禾堆里噼里啪啦砍了一阵，整出两根碗口粗，两米长的木头来，在沼泽上搭了两根桩子，便做了一个正儿八经的晾衣服的架子。她一边做这些，一边冲着正为搬家而忙得不亦乐乎的那群人大喊：“你们走吧——你们走吧！我要在沙依横布拉克扎根了！”又“砰”地把木头栽入大坑，又喊：“展开崭新的人生！”再砸一下，再喊：“生根发芽！”很豪迈很悲壮的样子。

他们在车上冲我们新晾衣架欢呼，祝我们生意兴隆，祝我外婆万岁。

结果——不知是心诚还是怎么回事，架子一立起来，生意马上一下子好得不得了了。细察究竟，还是晾衣架的功劳——不过现在不能称之为晾衣架了，因为这儿方圆几百里的老乡都

拿它当马桩子拴马呢。

以前吧，他们骑着马来到这儿，绕着这片帐篷走半天，终于在河边找着桩子系了马，然后顺便在河那边买东西。等转到我们这边来时，东西都差不多置齐了，所以最多探头进来看一下便走了。而现在，他们来了径直系上马径直就进房子了，照着老婆开给的纸条三下五除二买齐了东西，寄放到我们这儿再到另外的地方转。临走牵马时再顺便进来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落下忘买的或临时想要的东西。

再加上这一片的生意人走得没几家了，也没什么竞争，所以嘛——

我妈一高兴，跑出来一口气又在门口立了一大堆桩子。虽然在当地人看来，门口下马是很不吉利的，好在我们汉族没这个礼性，不在乎。

我们弯腰出帐篷，门口一大片马，连柴禾堆上也系的是，简直让人没办法走过去。

我们跟着转场牧民来到巴拉尔茨，这回不用搭帐篷了，我们在一个小生产队里租了几间正儿八经的房子。虽然又黑又破，虽然地上是扫不完的土。

这里生意倒是不错，因此也从来没动过去搭一个马桩子的念头。而且也没那么多时间，我们整天都得忙着在柜台里收钱。

还好马缰绳一般都挺长，进商店的人不用拴马了，直直牵着绳子进店，马就在外面等，绳子在铺着长短不齐的板皮的柜台上（若沙依横布拉克的人也这么方便地拴马的话，恐怕帐篷就被拖走好几回了），倒也省事。碰到缰绳短，够不着的人来了，他就把头从门口探进来打个唿哨，我妈一推我：“去！”我就乖乖跑出去，接过绳子，站着替他牵马去了。他则不紧不忙进房子慢慢和我妈喧话。

